

忽然想起大学时光

5月的最后一天,我发了一条朋友圈:“马上又是毕业季了,当年那个离别的站台还在吗?”二龙同学留言道:“不在了,火车站重修了。”看到回答,我忽然有些感伤。

月缺了又圆,花谢了又开,海浪去了又来,很多年过去了,我的脑海里依然常常浮现那个别离的站台以及站台上送别的场景。打趣,欢闹,祝福,挥手,仿佛一切如昨。只是不知道校园里的夹竹桃如今是否依然盛开?三里河的水有没有变得更加清澈一些?

不知道哪个浑人说的“往事如烟,随风而逝”,让我一度以为遗忘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情,谁知它竟如磐石一般牢固如丝带一般坚韧。不管岁月如何蹉跎,记忆里的人没有因为别离而互相遗忘,甚至恰好相反,距离远了,心反倒比在学校时更加近了。

我是2010年毕业的。刚毕业的头几年,同学之间断断续续还有联系。慢慢地,联系就少了,像初次面对别离的人们,明明心中有诸多不舍,却头也不回,故作潇洒地挥挥手,等忍不住回过头去看时,却发现对方的身影早已消失在路口。

正如地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自转和公转,这个世界没有人会一直停留在原地,交集越来越少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也好理解,每个人都要成家立业,担负起养家的责任,为着生计,放下兴趣,舍弃爱好,然后跌跌撞撞地奔向前方。但我相信,某个夏日的午后,某次梦醒时分,很多人与我一样,都有想起过曾经同窗而学的岁月吧。

都说“工作使人发胖,回忆使人发笑”,可没有工作和回忆,生活该是何等的无聊?

这些年,每当我在特色面馆里吃面的时候,每当我听到耳边有学校所在地的方言响起的时候,每当我看到电视里演绎悲欢离合的场景和剧情,我就会想起当初的我们。甚至有时候,我在办公室不经意听到一首熟悉的老歌,在路边看到一丛夹竹桃或是一株石榴树,心中也会隐隐有所触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有些眼泪不一定会从眼眶里滑出,因为它注定要流入人的心底;有些思念不一定会被挂在嘴边,因为它有可能早已深入骨髓。

毕竟,曾经一起通过宵、熬过夜的是我们,曾经一起打过球、下过棋的是我们,曾经一起怂恿别人表白或是到走廊里喊“我是猪”的亦是我们。我们曾经见证彼此为了理想努力的样子,也曾看过各自酒醉之后的丑态。当然,一起经历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白鹿原上踏歌,芷阳湖畔郊游,校园里看樱花,还有2008年的地震……

这些回忆,为现实与过去之间保留了一个开关,只需轻轻触碰,就能互通彼此。

好几次,当有人问我:“潘老师,你有笔名吗?”我的脑海里都会下意识地跳出两个字——小毅——这是大学室友给我取的昵称,早年投稿也曾将它用作署名。只是如今已过而立之年,用它是否依然合适?同学们显然没有这些顾虑,在群里闲聊的时候依然叫着“小毅”“小毅”。多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头发都白了,偶然相见或联系,还能一如此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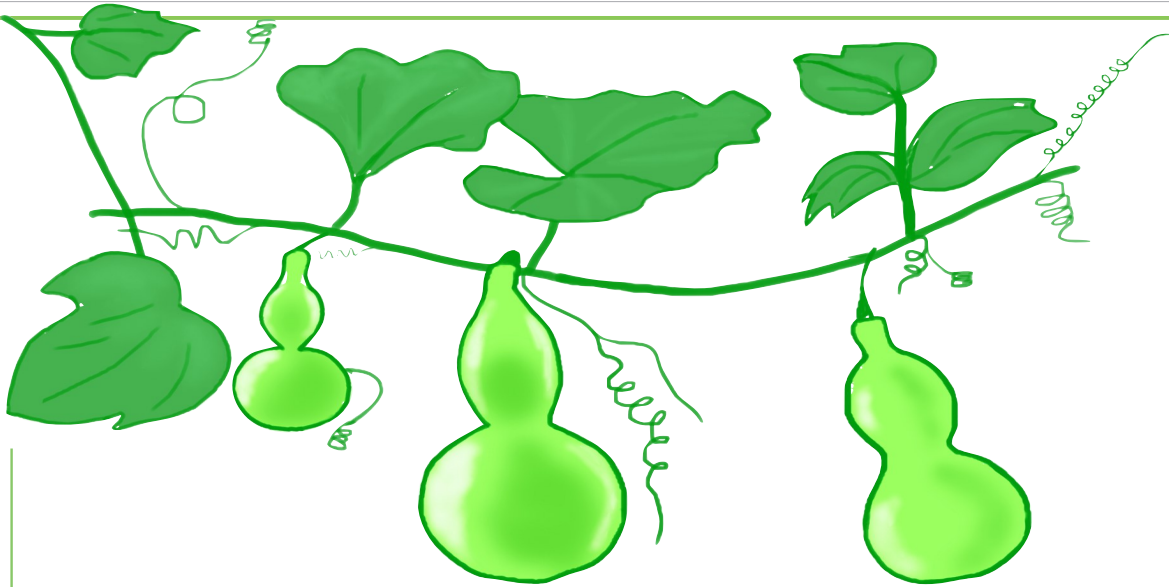
毕业以后,我也曾陆陆续续地回过几次母校,却只见得一二熟人,心中不免失落,怪回忆太清浅,怨自己太怯懦,“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人都有后悔的时候。也许你后悔的是没有在该读书的年纪好好读书,而我后悔的是没有趁着拥有大把时光的时候多去游览名山大川来几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后悔并没有用,因为过去的已然过去,时光不会因为你的叹息挽留而倒流。

换一个角度思考,也许我们应该感谢时光的不能重来。因为它不能重来,所以无论圆满或遗憾,我们能经历的只有一回。即使不成功,也是独一无二的失败样本。

升起的太阳会落下,满盈的河流会干涸,曾经在最好的年纪里相遇,就像昙花开过,流星划过,虽不曾留住,其实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了。

潘玉毅



摇曳多姿的小葫芦

我喜欢葫芦,不仅它是“福禄”的同音,更是与快乐的童年相连。每当看到葫芦架上悬挂着胖胖的小葫芦,总是撩动记忆。那摇曳的葫芦点缀在绿叶丛中,也点缀在时光里,俯仰成趣。

我家小院种着几架葫芦,几场春雨过后,那带着柔软细毛的瓜藤和叶子悄然长大,渐渐爬满了架子,搭起嫩绿葱郁的凉棚。白色的花儿绽放其间,微风掠过,摇曳出勃勃生机。花朵下,小葫芦偷偷地露出头来,像小精灵一样跳跃着,与春天一起生长。周围的人常常告诫,小孩子不能用手去指小葫芦,否则,葫芦就会朽了(指萎缩)。小伙伴之间如果闹了小别扭,往往路过她家葫芦架指指小葫芦,报复一下。过后不见葫芦蔫儿,倒见葫芦长,而小孩子那点不开心早已烟消云散,对小葫芦也更加怜爱起来。

盛夏来临,葫芦因饱吸甘露而猛长,一个个头盔大的葫芦悬挂在凉棚下,给燥动的夏日带来清新凉爽,而贮存在心底的情愫和枝条一样迅速生长,平时心情不好,看看葫芦会有几分精神的慰藉。每到阳光

充足的日子,母亲看看葫芦的绒毛,判断葫芦能否削葫芦条。碰上大小合适的葫芦,我们全家就要忙着削葫芦条。

父亲摘下合适的葫芦,去掉瓜蒂、刮去嫩皮,拿出自己做的工具……父亲在堂门框支上横架,把三角形竖棍穿透葫芦固定在门槛中间凹处,左手转动竖棍,右手拿着圆筒形的特制刀削起来。葫芦随着手的摇动在木架上转着,一条条如丝帛、如水晶的葫芦条便“飞”了出来,快速延伸着,整个劳作过程流畅而富有艺术气息。看父亲削葫芦条好像演奏一种民族器乐,那一根根翡翠般的葫芦条构成迷人乐章,随着“弹奏”出来的生活情趣荡漾开去,我们醉在其中。

削出的葫芦条需要泡在水盆里去掉粘汁,再晒在麻绳上。母亲教我们捋条,从水里拿出头,捋成“8”字形,往绳上一晒形成水波浪,“浪花”叠起,煞是好看。看着一杆杆滴着水珠的“五线谱”,小心里充满幸福。生活就是这样多彩而有味道。想着,不由得咂咂嘴,仿佛唇齿间留下葫芦清香。葫芦条晒一天就干了,筷子粗的条变成大线绳粗,按“8”字形收下捆成把,放到过年待客享用。吃的时候再用水泡,葫芦条又慢慢长“胖”,炒菜或做馅都十分美味。

多少年来,葫芦条长长地飘荡在我的记忆里,和岁月一起连成乐章,飞扬成快乐幸福的音符。削完条的葫芦已经很“瘦”了,母亲用它给我们炒菜吃。在那个蔬菜粮食都很匮乏的年代,别有一种味道。

还有一些葫芦留在藤上,待秋天成熟了做水瓢。以前在老家,家家案板上或水缸里都放着葫芦瓢,就是用老葫芦破成两半儿后,掏出瓜瓢做成的。用葫芦做的瓢喝水都带着一股清香。如果用它淘米是最好的工具,米里细小的沙子留在瓢内的纹路内,淘得最干净,现在的塑料舀、铝舀、不锈钢舀都望尘莫及,直到现在,我家还保存着葫芦瓢。

一个个小葫芦悬挂在绿色的凉棚中,定格在岁月里,流转的时光、纯真的童年、快乐的老家,萃集在葫芦里,清晰可见,温暖心田。

赵文新

青春六月

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青春六月,初夏忽至。阳光朗润,山水生动,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妩媚了街巷,妖烧了树容。

山是眉峰聚。五月的山峦,葱葱郁郁,生机盎然。仿若一夜之间,她抖落一身的萧瑟荒凉,披上翠绿的衣裙,摇身一变,从一个垂垂老者,变成一个绿衣仙子。身姿婀娜,明眸善睐,裙裾飞扬。阳光温煦,柔柔地铺洒暖意;和风惠畅,轻轻地拂动绿衣。这件绿衣每天都在变化着。从浅绿,到嫩绿、深绿、浓绿,装扮了一个娇俏妩媚的世界。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唱出婉转的曲子,掠过树木,越过山峰,飞过水面,嬉闹于林木间。小河在草丛中蜿蜒游动,纵声歌唱,叮叮咚咚,清脆悦耳。杨柳依依,披散着一头秀发,逗弄得河水直喊痒,笑声清越。梧桐树贪婪地吮吸甘甜清冽的河水,开出紫色的小金钟,暗香盈袖,袭人欲醉。

水是眼波横。烟波浩渺的湖水,波光潋滟,湖柳绕堤,绿水盈盈。冷冽隐匿,寒凉消退,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不时有白色水鸟啼鸣着,掠过湖面,悦耳的鸣叫,唤醒了沉睡的鱼儿。“赋闲”一个冬季的画舫,犁开平静的湖面,泛出洁白的浪花,似一条游鱼,灵活地穿梭,水鸟在船尾聚集,追逐,鸣叫,潮润的水汽扑面而来,两岸的苹果花香味,湖底的水草散发的清香,交织在一起,氤氲弥漫。西面的凤凰山,静静矗立,沉默不语。视野所及,山峰沉稳,湖水灵动,空气里弥漫着清新和爽朗,阳光洒下煦暖 and 振奋。

树是碧玉妆。十里长街,纤纤柳丝随风飞舞,柳絮池塘淡淡风。淡淡的清香,芬芳馥郁。那杨柳,摇曳着婀娜的腰肢,对着清澈的河水,梳理三千柔丝,仿若一位娇美的玉人。星眸迷离,优雅温婉。河对面的一排杨树,高大挺拔,直入云霄,枝干遒劲,绿生生的叶子,随着温和的南风,吹奏出悦耳的曲子,远远望去,俨然一位翩翩佳公子,笑颊粲然,弄箫吹笛。在悦耳的旋律中,不知名的草木翩翩起舞。

花是眼儿媚。你看那洁白的栀子花,在枝头眨着眼睛,仿若娇羞的少女。深红色的月季花,粉红色的玫瑰花,紫红色的芍药,粉色条纹的蝴蝶蓝,各种花儿次第绽放,争奇斗艳,撩拨得蜂儿嗡嗡地闹着,一头栽倒那芬芳馥郁里,沉醉,不知归路。初夏,小巷的拐角处,不经意间,邂逅笑盈盈的蔷薇花。淡淡的粉色,雪雪的白色,在簇簇绿叶的映衬下,娇娆而清纯,清新而妩媚。枝条繁密,阳光照耀下,疏影横斜;叶子油亮,蓬蓬松松,盎然着绿意。有暗香浮动,写意而浪漫。

六月,是一个葱茏的季节。不经意的回眸,一蓬绿色,活泼泼地突兀在你的面前,鲜花灼灼,叶儿青青,让人顿生美好情愫。偶然抬头,天儿湛蓝,白云悠悠,空气里飘荡着草木清香和粉粉的香味。果儿悄悄地膨胀,小草偷偷地钻出来,杨树渐渐清秀起来,晶莹剔透的大樱桃,色泽鲜艳,光鲜亮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大自然不动声色地将自己装扮起来,这是一个青春靓丽的季节。仿若意气风发的少年,剑眉星目,嘴角含笑,浑身散发朝气蓬勃的气息,指点江山,写意文字,昂扬奋发,勇毅前行。在这样温婉的季节里,谁不愿意做一点喜欢的事情呢?

林春江